

河洛春秋 之 民国人物

王广庆⑥

潭头惨案，河大师生被日军杀害16人，失踪25人，学校不得不继续向西转移，流亡至浙川、宝鸡、西安办学，一路艰辛备尝，元气大伤。校长王广庆引咎辞职，迅速衰老，去了台湾。在这一事件中，潭头百姓保护师生，勇于担当，青史留名。

小镇无愧色 大山有回声

□ 本报记者 孙钦良 文/图

小镇记忆 陪伴河大师生走过这场劫难

上篇说到，李先识、李先觉姐妹，被日本兵抓住后，断然投井而死。后来人们发现当时跳井的还有化学系学生刘祖望，他是李先识的丈夫。

那个被刺破肚子的朱绍先，没有立即断气。镇上居民李忠贵的爷爷想救活他，却发现将饭从他嘴里喂进去，又从刀口处流出来。3天后朱绍先还是死了。

村民们看到学生被杀，都很难受。李忠贵的爷爷对大家说：“这些娃子建夜校，教咱们读书认字，现在他们遭难了，我们可不能撤下不管！”于是村民冒着生命危险，四处寻找被害学生，把吴鹏、辛万灵、朱绍先3人的遗体安葬在看花岭上，并让他们的头朝着潭头镇方向。

之后每逢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，李忠贵的爷爷都会来到看花岭，给3位死难者扫墓。爷爷去世后，李忠贵坚持扫墓，至今不辍。

据潭头镇的老人讲，日寇进镇前夕，大家都忙着撤离，学校食堂解散了，两个殿后的男生走得最晚，他俩又累又饿，见一位老大爷蹲在门口吃饭，就说：“老大爷，我俩有心在您这儿讨口饭吃，可身上没钱了！”老大爷说：“看说哩啥话！兵荒马乱的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不会让你们饿着！”他转身到灶前打了饭，看着两个学生吃下去。

学生临走前，老大爷说：“知道你们说不出口，路上吃的我也预备下了，路费备了几块钱，别嫌少，快拿上赶路吧！”俩学生连忙接过，深鞠一躬，含着热泪走了。

潭头南山沟口，一名学生穿着黄色制服慌着跑路。一农民赶紧叫住他，说：“孩子，咱俩换换衣服！你看你这身衣服多像中央军，碰见日本人非出事不可！”“那你咋办？”“我家离这儿不远，等会儿我回家再换一身。快换换吧！”那农民说罢，脱下自己的粗布衣服，看着学生穿上离开了才放心。

在潭头百姓眼里，河大师生就是亲人。“5·15”惨案发生之初，镇子上很多群众都表示自己熟悉山路，纷纷前来给师生当向导，有的过来帮助搬运行李。河南坡农民阎虎娃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将黄以仁教授和他的妻儿藏在家中达一个月之久，精心照料，始终没被鬼子发现。

小镇无愧色，大山有回声！这一切，河大师生都永远记下了！

可师生们一旦离开百姓的帮助，被日军押着走过荒山野岭，情况就很不妙了。其中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就遇到了大麻烦。

教授记忆 永不忘的屈辱和仇恨

张静吾说：1944年5月15日，我和妻子吴芝蕙、侄子张宏中等一行7人一起逃难。当时暴雨倾盆，我们没走多远就迷路了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走进一户农家，屋里空无一人，但灶台上有一锅玉米糝粥，旁边的烙馍还是热的。我们饿极了，拿起碗就盛饭吃。吃完后，我取了钱压在锅台上。这时听到了有叭里叭啦的喊话声，出来一看，日军已把住了大门。

我用日语对那几个日军说：“我是医生，这是我的家人和学生。”这些日本兵走过来，叽里呱啦地问了一阵，对我们逐一搜查。一个女生高度近视，动作有点慢，被打了一巴掌，将眼镜打飞了。随后，我们就被日军押着往西走。



面对日军的刺刀面无惧色。李玉明绘



孙钦良 翻拍

走到杨坡岭时，我和一名日本军医搭讪，说自己是游方医生，老家在开封（其实是在巩县），问他是否能帮忙将我释放回家。该军医可能出于对同行的同情，随即掏出便笺，写了个路条交给我，叫我们马上离开。

我们过度疲劳、饥饿，无力行走，又以有了这张路条就可保无虞，于是就坐在路边休息。但这股日军走远后，另一股日军走了过来，又对我们盘问一番。我拿出路条让他们看，他们却把路条撕了，强迫我们与他们一起走。一路上不时有日本兵过来，哇哇叫着乱摸女学生的脸。

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低声对张宏中说：“看样子我们是活不成了。你是小孩，他们不注意你，有机会能跑就跑。”他说：“叔，我不跑。你咋着我咋着。”

雨一直下个不停，道路泥泞难行，加上只吃了一顿饭，我和妻子、侄子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好躺在路边。一日本军官见了，抽出战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强行把我拉走，逼我给他们牵牲口。走到一条深沟边时，有个汉奸（可能还不属于铁杆的）对我说：“你还不跳到沟里？”听了他的话，我立即从坡上滑了下去。日军追到沟边，朝沟里放了一阵乱枪。由于沟里水大，我全身紧贴在沟边，所以没被打伤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在当地农民张凤祥老人的帮助下，找到了侄子张宏中，得知他受了重伤，而我妻已经惨死了！

原来我被拉走后不久，又过来一个日本兵，拿着木棍向吴芝蕙和张宏中头上猛打，

致使两人失去知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张宏中醒过来，看到满地都是血，他摸了摸脖子，才知道脖子被刺穿了。他很想看看妈妈怎么样了，可怎么也站不起来，只好用尽力气爬过去。晕过去两次后，他才爬到我妻子身旁，看到她被刺刀，已停止呼吸了。

由于我侄子食管被刺穿，所以饭喂到他嘴里，马上就从伤口处流出来。眼看着他要被饿死，我只得冒险下山，到化学系实验室里找到一截橡皮管，对他说：“宏中，这是你唯一的希望！一定要插到胃里！”就这样通过橡皮管喂食，张宏中艰难地活了下来。

潭头惨案 16名师生遇难，25人失踪

“5·15”潭头惨案，给河大带来惨重损失：16名师生遇难，25人失踪，凡反抗者全被杀死。医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名女同学，目睹日军暴行后，勇敢地站出来痛斥日军，当即被日军用铁丝捆在一起，刺了几刀后扔进深井。

不但河大师生遭劫，日军对各类学校都不放过，他们抓了大批中学生、师范生，为他们挑担子、做苦役。向西进犯的日军，到达卢氏县城后，不再用这些苦役了，就找了一个广场，先用机枪扫射，然后又用步枪点击没被打死的，再走进死人堆里，用手枪将受伤后尚在动弹的学生打死。

大家后来说：李先识、李先觉姐妹，真是少有的勇敢，少有的明智，当即便跳井了，若当时不跳井，将来也可能是一个死，而且还要受鬼子凌辱。河大死去的那16名师生，一般都选择了反抗。半途跳崖的其实也是一种反抗，只不过这种方式保住了性命。

此外，还有一批人冒死保护仪器，有老师，有学生，还有农民。据医学院学生李广溥回忆：当时有大量的图书和仪器遗留在潭头和嵩县县城。对此，已撤出潭头的化学系主任李俊甫十分不放心。5月17日，即潭头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，他化装成农民，只身潜回潭头，跑到化学系实验室一看，那做实验用的20多个白金坩埚都还在。他就雇了两个青年农民，背着这些贵重的白金坩埚连夜赶路，终于赶上了逃亡的师生。

李俊甫还建议校长王广庆，要趁日军撤退的间隙，立即组织力量抢救遗留在潭头的校产，那可是学校5年来的积蓄啊！王广庆同意将残存的图书、仪器抢运出来，以便重建图书馆和实验室。

5月23日，受校方委托，李俊甫带领8名师生再返潭头。此时，潭头还弥漫着恐怖的气氛，被日军杀害的群众和师生，有的已被掩埋，有的还曝尸荒野。在当地群众的帮

助下，他们掩埋了死难者的尸骨，收集了散失在各处的图书和仪器。

想起嵩县县城还有仪器，医学院教授张金波带领学生，避开日军、汉奸的耳目，潜回日军占领下的县城。但此时医学院的图书、仪器多散落在百姓家中。张金波等人在城里秘密寻访，深明大义的群众听说后，纷纷献出所保存的图书、仪器，学校也酌情付给酬金，以示感谢。

逃难途中，由于资金匮乏，学校运行很困难，李俊甫、嵇文甫、王毅斋、李秉德等教授纷纷解囊，用这些钱解决困难并抢运了一些图书和仪器。

此时的校长王广庆，看见学校的图书仪器找回了不少，就催促大家往浙川荆紫关前进。河大之所以要到荆紫关，一是受了当地士绅的邀请，二是荆紫关位于豫、鄂、陕三省交界处，是通往西安的要冲，将来学校若迁往西安比较便利。

历史记忆 一个小镇永留一所大学史册中

来到荆紫关，王广庆让大家整理家当，发现共抢运回图书71125册，但因时间仓促，没有用木箱装运，只是用麻绳捆绑，致使一些珍贵线装书受损，但收集回的图书仪器已足可支撑教学了。化学系主任李俊甫积极联系，借用民房，安装仪器，建起了12个实验室，化学系得以率先复课。

然而，多数师生尚未走出潭头惨案的阴影，其他院、系均未能复课。这时的校本部设在马家庙，学生则散居在镇内民房和附近村庄里。由于毫无准备，师生食宿极为困难，多亏善良的民众送来许多贴锅馍，校方加发了一点菜金，才勉强解决了一日三餐。河大遭此一劫，教学工作停顿，师生思想极不稳定，元气已经大伤。医学院学生来找王广庆，请求立即复课，若不能复课，就迁出河南省，或者干脆让学生转学，让大家离开河大。

自接任校长5年来，王广庆此时遇到了最大的危机。不久，重庆《大公报》等多家新闻媒体，纷纷报道中央军第一战区的中原大溃败，报道河南大学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。一时间舆论哗然，强烈要求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这些报道引起了教育部的注意。

王广庆面对如此压力，1944年10月引咎辞职，由留学美国的矿务专家张仲鲁出任河大校长。河大从荆紫关迁到陕西宝鸡，西安，抗战胜利后重新回到开封，结束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。潭头，这个豫西山区小镇，与这段不平凡的历史结缘，永远留在了河大校史中。

王广庆从此面容憔悴，白发上头，一下子老了许多，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。据他的同乡、文物专家赵恩喜先生调查，王广庆辞职后在南京生活，但他遗留在新安县的墓志很多，也曾回来看过这些墓志。只是去了台湾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也没有再娶，一直随其另一个侄子王契刚生活，直到1974年去世。其妻卞岭梅留在了南京，保存着他所有的手稿，其中《河洛方言论》（如图）已经出版，成为研究河洛方言的重要典籍之一。

